



意德協定後的歐局前途

毛起鵬

(羅馬通訊)

一 齊亞諾飛德之使命與目的

齊亞諾氏飛德所負使命與目的何在？此猶未爲外界所深解者。蓋

(一)意國過去在奧之努力，如財政經濟之活動，要在促成中歐經濟集團之實現，無如德奧協定簽成，意阿戰事又生，財政仰屋，而對奧貿易亦一落千丈！德居第一，意僅德之四分之一，自無餘力獨力支撐而結怨於德。(二)且意國對奧，頗思締結多瑙河公約，以樹立中歐集體安全制度，復以奧、匈步德後塵，大增軍備；及小協約國之深恐公約礙及將來修約行動，竟使成爲夢中幻影。(三)因意阿戰中，德固對意未加制裁，且能力贊斯特拉薩(Straza)陣線成功，此意之所以與德重敦舊好者即此。加以(四)英、法對意大利主制裁，意固深恨，而地中海之英意衝突，西亂由蘇聯、英、法爲其背影，更愈使意國不得不與德攜手，而爲本國謀出路，爲法西斯主義謀競存矣。且德國近兩年來，外交着重於向東歐發展與實行解除條約之束縛，若其「南進政策」——所謂對捷克取攻勢，對南斯

拉夫、保加利亞、希臘等國取聯絡之步驟，以使小協約國自行瓦解，聖日爾曼、脫利安儂(Trinon)與紐易里(Neuilly)等和平條約加以修改，則對奧問題僅爲次要問題。況自法蘇、法捷互助協定相繼告成，德、波但澤糾紛，愈演愈烈，德國已陷四面楚歌。意、德爲打破外交孤立，爲對抗英、法、蘇聯遠侵，由反凡爾賽和約到不滿國際聯盟，以至由法西斯主義到國社主義，僅爲一物之兩面，而亦志同道合，有以旗鼓相應之。故齊氏此次赴德之使命，名雖爲晤談經濟合作，在謀阿國資源開發，與德國承認意國併阿事實；而所具之目的，則不僅限於此項意義，且有關係德意同盟磋商，反蘇陣線團結，以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戰時，德、奧、意諸國同盟之陣線也。根據羅馬人民報所載，則此次齊氏赴德聘問，意德已成立相當諒解，將依(一)未來羅加諾公約簽字國數目多寡，輕其所負責任，而予相當限制；(二)對於國聯會務，並由兩國組成一消極之聯合陣線，互爲聲援；(三)奧國問題，則由兩國合力謹防他國離間；及(四)西班牙國民軍政府，亦由兩國領導之集團，先後予以承認而簽立協定。但據雙方

會晤之實際性質，則現時既未成立軍事同盟，亦未訂結軍事條款，除上列事實外，仍包有（五）德國如提議訂結法德雙方公約時，英、意兩國有參加擔保贊助之責；（六）多腦河流域經濟勢力分配，德、意則予成立諒解；（七）東歐事件，除要求各大國不得干涉外，並將蘇聯摒諸羅加諾公約之外。可見德、意雖均採「反布爾什維主義」政策，但德之所謂反俄，僅在掩護其反法之策略；而意之所謂反俄，則在粉飾其反英之陰謀也。因此，吾人若就世界民族爭存觀念觀之，則德、意均為歐戰後被壓抑之民族，英、法對於德、意，無在不施強力壓迫，德之所失者固在領土主權，而意於戰後所得者，唯有犧牲！此主張重分世界資源之口號，亦所由而起也。故意、德今日之行動，又何足為怪。誠如國聯盟約擬稿人賀斯（Colonel House）之所云：『在目前世界情況開展中，為欲確保社會之和平，固應非將資本主義加以修正不可；即同樣為欲保障國際間之政治和平，亦唯有出諸領土修整之一途。』美國名國際政論家西蒙斯（Frank H. Simonds）在半月評論（Fortnightly Review）中，亦論

「在此不公平之現狀中，究難尋求真正永久之和平，惟有將世界資源在各國間加以公平分配，始為唯一之解決方案。」因此，德、意各為自身謀民族解放計，雖合縱連橫，遭人誹議，亦無顧忌矣。故德、意竟其復興之全功，自非收回失地，掠佔市場，爭取屬地，擴拓資源不可；意欲達其雄霸之迷夢，自非發揚威力，尋求出路，北以得志於多腦河，南以揚威於地中海不可。然為德、意之阻礙者，厥為英、法兩大勢力，非抗拒或打破此種勢力，德、意似無達到目的之可能。就其現有之個別力量言，德若單獨行動，尚非法國之敵，意若率爾走險，終非英國所懼。惟有意、德聯繫，南北呼應，法因是而有腹背受敵之危，英由是而處進退兩難之境，嚴重之局，始可構成，改造之機，庶乎能致。在英、法已握歐洲霸權，互為盟主，不樂聞有嚴重之局，不願見有改造之事，德、意則自認為被壓抑之民族，受制裁之國家，對於嚴重局勢，視為機會，對於改造事實，認為必需；故前者利於靜，以求現狀之維持，後者利於動，以求現狀之打破，而紛擾之來，即基於此動靜勢力之對流作用而起。但由他方面觀之，德、意之行動，又為歐洲社會乃至政治生活之自然轉變，法國革命以後，自由競爭之理論，本身利益之觀念，如洪水狂風，席捲全歐，其所表見於事實者，不限於國家之政治經濟，且及於社會之建設事業，乃至個人之衣食住行，流弊所及，國各自私人各自利，社會組織之階級狀態，愈形顯著，人生關係之妬怨情緒，愈加深刻，馴至一國之內，黨派分歧，意見龐雜，矛盾衝突之憂患，潛伏於民主政治之烟幕彈中，其安全之術，似已窮矣。窮則變，變則通，德所倡之政制，所行之法度，所樹之風聲，與所施之政策，殆以濟歐洲政治生活之窮乏，而另闢其通路耳。故十餘年來，意國先之，德國繼之，風尚所趨，全歐披靡，無論各國政體之本質如何，而其政權運用之方法與手段，則已有形無形或直接間接而受意、德之影響，惟此影響愈大，則其反應作用亦與之俱來，今之所謂國民陣線與人民陣線者，即此影響與其反應之具體表徵，而亦為意、德所欲朝夕攜手之一大主因。

一 意德攜手之原因

吾人試就以往德意之緊張狀態言之，則德意邦交，固亦有癥結所在。如奧國謀思與德合併，締結關稅盟約，乃遭意國聯合英法等國共同反對以後，不得不於一九三一年九月二日自動廢止。嗣後德又唆使奧國國社黨暴動，動員巴凡利亞軍隊，行刺陶爾斐斯總理，意因移兵援奧，遭德痛恨。旋意與又思結多腦河公約，以樹立中歐之集體安全制度，則又受德國拒絕及匈牙利等小協約國之考慮參加，而成泡影。意國反對德奧合併之原因，一以德奧合併如成事實，則意國東北邊境，將樹一較哈布斯堡帝國更為雄厚之黠武國家；二以德意領土接壤之後，意國安全固受威脅，而南梯羅耳（South Tyrol）之二十萬日耳曼人民，必愈增重歸祖國之念；三以意在多腦河流域之經濟政治侵略，一趨衰落，則對奧債權之喪失，固不待言，而意匈關係之冷淡，亦難倖免；四以意在近東與巴爾幹之企圖，將遇重大勁敵。因之，意德過去仇恨之主因，亦即在此。然而意德雖有舊仇，總以國勢所繫，利害所趨，勢又不得不謀接近之途。從德國方面觀察，如大戰以前，德奧意三國同盟時代，即為顯著之例。嗣如巴黎和會以後，由廢棄以至撕毀凡爾賽和約，由意相居中斡旋，以至德奧協定之簽成，再由意阿之戰，以至德國並未出兵侵奧，及毫未有損意奧匈三國議定書之範圍觀之，無一而非德國與意修好之佐證。且德國近年擴軍，雖逞活況，而法俄及法捷互助協定之告成，本國原料及食料所受英集團經濟政策及日蘇傾銷政策之打擊，乃致德國不得

不改弦易轍以利用工業品而易農產品，以與奧妥協，迎合意國心理，而打破其孤立之現狀。益以意國併阿，時僅七月，又出德國意料之外，非惟意國勢不可侮，而法蘇勢力之伸張，奧國重整軍備之實現，英法對德之緊逼，是已身波，匈小國之力，已形見絀。則德既陷於四面楚歌，能與日訂軍事協定，自亦不能不與意締盟，結為友國。即從意國方面觀之，固不僅德國之要求，今且如此，而大戰以前，如參加三國同盟，意亦並未例外。大戰以後，意亦為戰勝國家，而反無所獲，逼使出而主張修改和約，正又與德國呼應。他如法意殖民地及海軍問題之交惡，因法蘇互助協定之成功，因國聯邀請德國參加制裁，而遭拒絕；因德重增軍備，萊茵駐兵，以至撕毀和約與廢止羅加諾公約，以為英法之要挾，則意國亦無在不與德國而起共鳴。東非戰後，一以意國對阿開發，需資金時日，不能而無與國；二以英國謀保地中海之海通自由，高唱締結地中海各國互助公約，是又與意國地中海之政策針鋒相對，極難協調。三以法西政府當局，類皆與俄情意緒，反法西斯勢力陣容已厚，意國又焉願坐視？是以意除與德敦睦，以抗英法蘇聯或有之結合外，實無其他途徑可走。此意德之因利害所繫而同病相憐，因形勢嚴重，而有齊亞諾氏之飛德，而德報以承認意領阿比西尼亞，並將派駐使節，駐節阿京及意允許德在阿地有貿易權為交換條件者，亦即因此。

三 意德攜手後之歐局前途

故由意德攜手以後，歐局情勢觀之，要不外（一）歐局將成兩大集

109524 團，互相對峙。一即爲以法、俄爲領導之集團，一即爲以意、德爲領導之集團。前者原爲歐洲現有法國系下之外交陣線，如南斯拉夫、羅馬尼亞、土耳其、希臘等國，均包括在內。蓋南、羅係小協約國家，其對外步驟，向以巴黎之意向爲轉移，而土、希、南、羅則因巴爾幹四國協定約束，外交非趨一致，無以圖存。希、意則因國交久已不睦，故兩國必致加入法俄集團，似無可疑。至於其餘意、德、奧、匈、保、阿、西諸國則爲後者對前者之另一集團。

蓋自意、德攜手以後，奧、匈意因三國議定書對德親交之故，保加利亞因本爲修約派國家之一，故亦願立於第二集團旗幟之下，加以德之於匈、波提攜，以及意之於匈、奧、保、阿爾巴尼亞提攜，彼此秋波瀕送，使匈左右逢迎，直似法西斯黨與國社黨之橋樑。故前者第一集團，若認真言之，直不過爲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之聯合而已。而後者第二集團，實法西斯國家聯合，共同反布爾什維主義之共同陣營而已。觀意、德援助西亂，葡國讓叛軍軍火運入，而結怨蘇聯，法事實論之，愈使吾人深信不疑也。

(二) 捷、波將成舉足輕重，中立勢不可能。蓋兩國地位均處東歐、中歐要衝，與法向極友善。自法波同盟條約，法捷與俄捷互助公約，以及法波協定與俄波互不侵犯條約簽訂以來，邦交尤睦。但以最近捷、波對德貿易觀之，則遠在多腦河各國之上，捷國一千五百萬人口當中有三百五十萬係德國少數民族 (Sudetendentschen)，因經濟壓迫，倍受國社黨所引動，捷首相霍德柴且頗右傾，對於法西斯政治亦極同情，常僕僕於柏林、羅馬道上；而波關於一九三四年即與德國訂有互不侵犯協定，

是德、意、捷、波之間，早有諒解。若參加法、俄集團，則意、德集團勢力將大爲削弱，不僅有使腹背受敵，且在中歐及巴爾幹兩地，亦感受威脅。反之，若投入意、德集團，則法西斯集團之聲威，席捲歐洲半壁，北起波羅的海，南至亞德里亞海，中包多腦河中部流域，即可使法、蘇首尾無法兼顧。法國戰後以來所朝夕一再設法防止之中歐路線，遂由此完成。是以近來意、德竭力拉攏捷、波，離間與法、蘇關係者，不過企其加入維也納會議，成爲羅馬輪廓以內之勢力圈也。故捷、波雖同爲斯拉夫民族，同時可有法、蘇爲之聲援，但因兩國本身，即不協調，而其四周，亦無一鄰可靠。捷、東即有一百萬匈牙利少數民族，匈、捷自不易融洽。一旦有事，奧國將爲德國外府，而捷、波亦將陷入德軍勢力之圍。羅國因壤土接觸較少，關係較輕，自亦無力可助。是以捷、波兩國地位，實舉足重輕，欲思中立，恐亦勢所不能。

(三) 比雖中立，恐亦無補時艱。比因數年來國聯威望大墮，國內親德派大形活動，爲欲擺脫歐戰覆轍，免再捲入戰渦，及爲法利用，則比更覺決策中立，不容稍緩。是以比利與彼得三世一提出中立宣佈以後，除德、意外，法、羅、英俱爲震驚。實則比因叢爾小邦，介於德、法兩強之間，與英隔海相望，設德欲假道，德即攻比；法認需要，亦必利用比國。在比以所遭遇者，所犧牲者，事同一律，無分敵友。但以地勢使然，即已中立，恐仍難免爲德、法、英之戰場。且比國內部瓦隆族對於佛賴明人之親德傾向，已覺不滿，將來將因內部意見分歧，釀成嚴重政爭，亦難逆料。若歐戰再起，恐仍被迫加入英、法陣線，否則比在非洲大於其本土八十倍之廣大

殖民地即有喪失之虞，西歐局勢，固為動搖，即全歐局勢，亦受影響。

(四)地中海上的霸權消長，將形成英、意劍拔弩張。在意阿戰前，英國掌有地中海與紅海之霸權，而在東非戰後，英國勢力乃倍受威脅。蓋地中海為意國咽喉，意欲與外界接觸，必須通過地中海，意國需要之原料，亦多半由地中海上運輸，意國與非洲殖民地間之交通，亦賴地中海為之津梁，意國邊疆有五分之二係受地中海水之衝激。故地中海對於意大利，簡直有存亡相關之重要。但地中海上重要門戶，卻均握於歐洲列強之手，尤其英國與意國關係最大，故意國近年在地中海上大修軍備，如勃梯勒里亞 (Patellaria) 島之海軍建築，即可切斷地中海東西交通，較之英屬 摩爾泰 (Malta) 島，尤為險要。此外如杜德坎尼斯 (Dodecanese) 島及北非洲 吐白魯克 (Tobruk) 島，以及由法國在紅海所割予之杜美勒 (Dumelrah) 島，突尼斯港口之俾則塔 (Bézetta) 島，西里之麻薩刺 (Marsala) 島，亦均分別建築海陸空軍根據地，其地位之重要，竟足以截斷由直布羅陀至蘇彝士河之路線，固非難事。且意在羅茲及列羅茲二島之海上根據地，更不僅能威脅土耳其經過達達尼爾與全部南方海岸之交通路線，並足威脅英在地中海東部之海上交通，不列顛海上之三角——賽得港、查法、法馬古期塔，均可受其攻擊。新近又在利用利俾阿、愛琴羣島與阿比西尼亞，以包圍紅海、蘇彝士運河區域與東地中海，以切斷英國與各殖民地之交通，是英國已受嚴重打擊。英、意地中海協定至多不過通商貿易而已。蓋英係工業發達之國，食糧

原料，亦均須有賴海外供給。自十八世紀以來，即從事地中海與紅海航線安全之注意。故先後在地中海西直布羅陀、地中海中摩爾泰島與紅海附近蘇彝士運河區域及培利姆島，既已設置軍事根據地，保障航線安全，則對意當然不能讓步。況英國與土聯歡，訂結東地中海協定，與埃及及修好訂立英埃協定，即為增厚保障蘇彝士河安全，以應付意國之明證。與希臘增進邦交，更為防止希臘傾向於義而有之行動，至於保持摩爾泰島原有地位，並在地中海東賽普拉斯島上設防，即阻意，假道愛琴羣島而南襲蘇彝士也。

總之，吾人由此次齊亞諾氏赴德行動觀之，固意、德之晤談，有關對奧、對法、對英、對俄之各項重要問題，而將來意、德同盟之實現，國民陣線之充實，以至對國聯改造，對羅加諾會議，對主張世界殖民地再分割之推進，均可互相利用，要挾英、法，逼走蘇聯。英在北海，即有德國為敵，在地中海即可有意國相迫。法、德世仇，固愈結愈深，英、意衝突，亦日趨深刻。觀今日由意、德之接近，因而演成日、德、日、意之互相利用，將使蘇聯、英、法倍受威脅。蘇聯又為委曲求全計，而不得不暫與日本妥協，以便全力應付歐變。德能承認日滿，意阿，而日本亦可承認意阿，作為意國承認日滿之交換。故由意、德之攜手，以至日、德、日、意之互相為用，非僅歐局原有之集體安全制度，淪為流產，而來日區域安全制度亦有成為夢中幻影之勢。遠東局勢，對於利用歐勢支撐者，更不知撲朔迷離至何程度。蓋歐洲有事，蘇聯又不遑東顧，愈使日本對華肆無顧忌矣！

二五，一一〇，羅馬。